

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本名路易·玛丽·于连·维奥,年轻时曾在法国海军服役,足迹遍及欧洲、亚洲、大洋洲的多个国家。“洛蒂”这一笔名,其实是太平洋塔希提岛的一种花,也是他在当地得到的绰号。在结束海军生涯后,洛蒂开始专职从事写作,他的不少小说里都融入了过往在异国游历的体验。代表作《菊子夫人》也是其中之一,它以第一人称书写了一段发生在日本的短暂“罗曼史”,但并没有展现出读者想象中的旖旎之爱,而是一幅充满讽刺意味的现实图景。

书中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当时的日本正处于从闭关锁国向与欧美列强缔约通商的阶段,强势的西方文化冲击了本土浓厚的封建意识。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西方的殖民者普遍对落后的亚洲国家抱有猎奇和鄙夷的心态,以居高临下的眼光审视着一切,这在洛蒂的笔下展现得

●小说中的衣食住行

东瀛一梦太匆匆

李潇

淋漓尽致。《菊子夫人》的男主角“我”的自白,堪称是这种心态的缩影。

故事开篇时,“我”因为需要在日本驻扎两个月,打算找个女人过一段短期的“家庭生活”。在当时的日本,不少父母为了钱财,不惜牺牲女儿的青春,因此衍生了专门的“租赁婚”行业。当地的掮客很快帮“我”牵线,并用日式宴席来款待,在法国人看来却是一桌不可理喻的食物,“一只绘有仙鹤展翅的其小无比的碗里,盛着一种奇特的海藻汤。别的碗里,有加糖的小干鱼,加糖的螃蟹,加糖的青豆,加了醋和胡椒的水果。所有这些东西都令人难以咽下”。

戏剧性的是,掮客介绍的“茉莉小姐”并没有吸引“我”,反而是一同来的稍微年长的少女菊子成功引起了注意,“她背着光,穿着深色衣服,完全是躲闪在一旁的那种漫不经心的姿势”“差不多算是有表情,差不多显得有思想”。“新娘”的角色就这样轻易地改变了。

菊子和“我”短暂的“露水姻缘”,并没有擦出任何爱情的火花。“我”始终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审视着这个神秘的国度,所见所闻都让“我”感到“在日本一切事物的深层,总存在一种无可救药的小气,一种令人发笑的东西”,菊子自然也不例外。不过,菊子毕竟有其与

众不同之处,典型的表现就是她不像其他出卖美色的女子那样打扮得花枝招展,“总是穿海军蓝或青灰色的衣服,系着色调不引人注目的黑色绣花宽腰带,而且从来不在头发上戴任何金黄色的角质发针”,这对“我”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并且,“我”在注意到朋友兼同事伊弗对菊子有些出格的关注后,内心还是产生了隐隐的占有欲。但还没来得及衍生出争风吃醋的戏码,“我”就离开日本了。

全书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结尾,临别之前,“我”听到菊子在房间里唱歌,还伴随着叮当作响的敲击声,以为她会对相处了一段日子的“丈夫”依依不舍。实际上,菊子却是在高兴地清点“我”付给她的卖身钱,“她正以一个老兑换商的灵巧和技能,捻摸、翻弄它们,将它们往地上掷”。始于欲望,终于金钱,这一场畸形的异国风流梦,就此匆匆结束。

到底什么是“从心所欲”(下)

张建云

到底什么是“从心所欲”呢?孔子在《论语·为政》里曾言说自己的成长轨迹,特别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上篇中,我们已经解析了前三条;今天,我们继续结合家风教育,来探讨后面的三条。

“五十而知天命”。所谓“天命”,就是自己纯真无暇的那颗心。《礼记·礼运》中载:“人者,天地之心也。”在儒家传统思想里,天命就是人心,就是人性。王阳明先生曾说知天的“知”,如同知州、知县之“知”,是主管的意思;知天,就是主管天——好家伙,管得了天吗?管得了,管自己的心,管自己的性,就是在管天。

每个人,在每个领域和环境内都有自己的天。以家为天,以学校为天,以单位为天,以客户为天,以国家为天,都是天。夫妻之间互为天,孩子以父母为天,学生以学业为天,作家以读者为天,医生以患者为天,也都是天。所以中国人爱

说“我的天呐!”天,其实就是我们心中的那片方寸之地。所以,“知天命”,就是知道了自己以何为天,自己为谁服务;你明白了,也就知道了自己的命了。

“六十而耳顺”。孔子讲的“耳顺”,即指人在受夸奖时不动心,被诽谤时亦平静,遇到批评还欣然接受。但我觉得孔子说的时间有点晚,人在六十才达到“耳顺”的境界会错失很多机会,最好在五十、四十,甚至三十就“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刨除年龄不谈,每个人可能只有经过以上五步才可以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当然,你明白这个道理越早,也就能越早达到这个境界。我庆幸自己明白得还不是太晚,40岁时就已经进入修为状态——在家庭里,尽一个做父亲之责、做丈夫之忠、做儿子之孝,唯有修炼成“从心所欲不逾矩”,才可以弥补以前的遗憾和缺失。

●网络新词语

妈生感

孟冰洁

在美妆博主的视频中,经常能看到“妈生感眉毛”“妈生感妆容”等标题。“妈生感”的全称是“妈妈生出来的感觉”,简单来说就是自然到让别人以为是娘胎里带出来的。当下,夸张的假睫毛、浓烈的口红、上扬的眼线已经不为女性所青睐,取而代之的是以假乱真的纤细睫毛、裸色口红、紧贴眼皮的内眼线等。总而言之,“妈生感”的核心就是“自然和谐不失真我的美”。

小时候,我和哥哥经常跟父母下地干活。田间劳作很累,我和哥哥渐渐吃不消了。父亲见了,便招呼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们一家人坐在高高的土坡上,享受一棵老树带来的阴凉和惬意。父亲突然站起身,指着远方说:“瞧见没有,那里有座山,等忙完了这阵我带你们去那里玩!”我和哥哥也站起身,随着父亲指的方向望去。远山在天边绵延而去,曲线平缓,形成一条黛色的长龙。我们并不知道父亲所说的那座山究竟是哪座,不过远方的风景真是太美了,青山一座连着一座,绿树一片连着一片。远远眺望,那里仿佛是神秘的仙境一

样。我刚才的疲惫一扫而光,心中生出对美好远方的向往之情,觉得浑身有了力量。

而父亲眺望的眼神,最能打动我。他手指着远方,眼神落到了百里之外。他的眼睛闪着亮光,里面有豪迈,

眺望美好

马俊

有憧憬,也有柔情,仿佛觉得辛苦的日子因有了期盼变得灿烂起来。

母亲大概也被父亲眺望远方的眼神打动了,她开心地跟我们说:“等忙完了田里的活,咱们就出去看风景!我二十年前去过那里,在那

里栽了不少树,现在那些树肯定都成了树林了……”母亲“咯咯”地笑起来,脸上的表情是那么幸福。

休息完毕,再干活的时候,一家人都兴致勃勃的。我们一边做手中的事,一边展开了对美好远方的大讨论,觉得一点都不累了。

眺望美好,能够把幸福翻好几倍呢!因为有美好的愿景,你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实现目标,这个过程也是美好的。

一直到现在,我特别喜欢看人们眺望美好的眼神。每当我们登高远眺的时候,眼神里面的内容最丰富、最生动,那里面有美丽的风景,有诗意的色彩,有浪漫的光芒……

连载

一道街的小院儿

第一季 胡同人家 下部

王传林

二十七、背了一个大包袱

正说着,门开了,陈邵杰背着个大包袱走了进来。骆桂娟一看:“呀!小陈,你这是要出门儿吗?”陈邵杰扑哧一笑:“出什么门儿啊,我这是带了东西给齐姐。”

“给我?带了什么?”齐秀萍似乎不明所以。

陈邵杰打开包袱,里面全是衣物:男式的、女式的,还有各种的布料。“小陈,你这是干啥啊?”齐秀萍糊涂了。

“你不是老说给孩子做

鞋没铺陈吗?这些旧衣服都是给你的。”

“这是旧衣服?”谭韵梅一脸的惊讶,“不是还挺新的吗?”骆桂娟也在一旁啧啧摇头。

陈邵杰一脸的不在乎:“反正放着也没人穿,我还特意挑了挑,算是上眼的几件吧……”

齐秀萍的神情变得不自然起来。

骆桂娟却顺着话说道:“正好,秀萍手巧,拿回去改改,可以给孩子穿。”

齐秀萍一笑,冲着陈邵杰说道:“小陈,你应该事先跟我说一声,那样我就会告诉你,打格襟做铺陈,能用什么样儿的布料,不能用什么料子,省得你白费劲,大老远地背来背去。”

“姐,你……你还让我背回去?”陈邵杰瞪大了眼睛。

齐秀萍露出难为情地样子:“那你说咋办?要不你问问骆大姐,打格襟能不能用新布,能不能用绸子、缎子……也难怪,你应该没干过粗活儿。打格襟要是用了新布或者绸子、缎子,抹上糨糊再晾干,那得多硬啊?

针扎不透是不行的。”

谭瑞梅还没听出道道儿来,没心没肺地说道:“打格襟不合适,那拿回去给孩子们改改穿啊,这些料子很难得的啊!”

见陈邵杰还是似懂非懂,齐秀萍索性把包袱推向谭韵梅,继续笑着说:“要我说,韵梅拿回去也挺合适,可以练练针线活儿。”

谭韵梅一听,尴尬地忙摆手:“不行的,齐姐,人家这是送你的。”

“那算我借花献佛,行不?”听到这,陈邵杰才感觉到齐秀萍似乎有不领情的意思,刚才的兴奋劲儿一下就没了,有些不知所措。

骆桂娟瞅瞅这个,看看那个,觉得这样下去会伤了彼此的和气,便打圆场道:“你们要是都不要,小陈,让我挑挑行不?你也不能只偏心秀萍呀。”

陈邵杰眼圈儿发红,委屈道:“还是骆大姐疼我。您拿吧,我家里还有呢。”

正说着,郝秀波来到门口儿。他扫视一眼屋里,向着陈邵杰招了招手:“小陈,你来一下……”

三、鼓界大王

在脍炙人口的相声《改行》中,侯宝林以对旧时著名演员迫于生计而改行的调侃,揭露旧中国社会黑暗、民生凋敝。他把刘宝全同梅兰芳等京剧名伶并列提起,从一个侧面佐证着刘宝全作为“鼓界大王”的声誉和影响力。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京韵大鼓的鼎盛时期,也是刘宝全享誉曲坛、如日中天的时期。刘宝全台庄庄重,动作洒脱,演出时身穿长袍马褂,罩青色坎肩,上台后才将马褂脱去。这是因为马褂是旧时中式服装的一种礼服,穿着马褂走上舞台,既表示对观众的尊重,也是对自己、对艺术的尊重。

与木板大鼓大多演唱流传在田间地头的民间传说和表现家长里短的生活琐事不同,刘宝全演唱的曲目多取自三国、水浒等古典文学名著,以演绎金戈铁马、义薄云天的英雄故事见长。他嗓音高亢嘹亮,唱腔刚劲庄重而又华美俏皮,在举手投足间充溢着京剧表演的“范儿”。他手中的鼓槌子,举起是刀,挥舞是枪,一回手又成了马鞭。老观众说,刘宝全的唱,他脸上的神气,身上的刀

枪架式,手里的鼓板,以及伴奏的三弦、四胡和琵琶,在舞台上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有机的艺术整体,一派独具韵味的艺术氛围,观众置身其中,常大呼过瘾。

“刘宝全先生晚年有一次到上海在大中华演唱,我去听他的《长坂坡》。演毕到后台向他道乏并约他第二天到家里吃饭,一则叙旧,二来要他谈谈京韵大鼓的源流,三是要请教他保护嗓子的窍门……那时刘宝全先生已经67岁了。”京剧大师梅兰芳在《谈鼓王刘宝全的艺术创造》一文中,这样记述1936年刘宝全到上海演出时两人的交往。京剧四大须生之一马连良青年时期变声后嗓音偏低,于是潜心钻研刘宝全京韵大鼓的发声用气方法,使自己的嗓音逐渐恢复,调门不断提高。京剧前辈演员谭鑫培、孙菊仙、龚云甫、杨小楼、王瑶卿等都爱听刘宝全的大鼓书,并从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技艺。

艺术是相通的,有心人总能从交流中获得裨益和灵感。刘宝全经常以纯粹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电视新闻部 周晓凌

津门京韵 解说词

非 遗 系 列 节 目

地道的京腔京韵,在曲目中加进京剧的唱腔和曲调,体现着京韵大鼓与京剧密不可分的联系,也彰显着京韵大鼓艺术上的成熟与发展。

今天,京韵大鼓的传人,依然珍视着与京剧的这份缘分,珍视着前辈们留下的这份宝贵的艺术遗产。

刘宝全的创造和实践,奠定了京韵大鼓雅俗共赏艺术品质的基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京韵大鼓迎来了流派纷呈,群星璀璨的时代。



云说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

家风